

德国《时代周刊》揭露中共活摘器官

(明慧记者雪莉编译报道)2013年3月7日,德国《时代周刊》在显著版面上大篇幅揭露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卖给西方患者牟利的事实。这篇文章马上引起读者的关注,其影响在德国社会持续蔓延。

《时代周刊》是一份在德国社会文化精英中很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周报。这篇题为《下单订购心脏》的文章用一死刑犯的遭遇,引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实,并措辞犀利地对欧洲部分与此事有染的医院和医药公司提出道德指问。文中不惜笔墨地介绍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检察官大卫·乔高收集到大量信息,有力地证明中国大陆医院和劳教所、监狱系统运作,专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

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器官移植市场飞速发展。在2003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长。2003年到2006年间,在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热潮。这几年正是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时期。

《时代周刊》的文章指出,麦塔

斯和乔高的报告直指法轮功学员的遭遇,他们并没有被判死刑,但因为他们的器官适用于某一病人而必须被处决。“麦塔斯和乔高对法轮功学员的陈述,也是不遗余力地力求立场客观。他们不仅从法轮功学员那里收集证据,比如他们在囚禁中被做过的各种医疗检查,比如那些被消失的,或是尸体被发现少了某样器官的;他们也访问到中国做过肾脏或是肝脏移植手术的外国病人。他们甚至访问到当年参与活摘手术的同谋。他们还记录了假扮成患者或病患亲属的调查员向中国大陆移植中心电话询问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对话。法轮功学员被视为最合适的器官施主,其他刑事囚犯大多身染B型肝炎。

文章最后提到德国法轮功学员刘巍在中国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到暴打,被剥夺睡眠。她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被十个警察、十名医生进行医疗检查。只有法轮功学员被检查。他们对她做了抽血检查、用超声波扫描一遍所有器官。医生还询问她是否有遗传性疾病。这样的检查总共进行了五、六次,可是她从来没有得到化验结果。◇



马来西亚学员应邀示范功法

【明慧网】2013年3月16日,马来西亚玻璃市玛拉工艺大学校友会在吉隆坡岩石都市公园举办一项健身慈善活动,为玻璃市玛拉工艺大学贫困学生筹募基金。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应邀出席。上午11时许,在司仪给大家介绍法轮功后,1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主台开始为大家示范法轮功五套功法,祥和的功法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意大利乌迪内省长：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揭露暴行

【明慧网】“一亿(法轮功)民众因为他们的信仰而正在遭受迫害。这样的画展是和平与宽容的体现,特别是对暴力的揭露。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度,人们可以自由地修炼,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来揭露这样的暴行。”2013年3月9日上午,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意大利乌迪内省政府大楼内开幕。乌迪内省长皮艾罗·风塔尼尼在开幕式上发言时表达了上述的感慨。

真善忍国际美展的作品是由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们所创作的,画展在全世界各地巡回。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乌迪内市举办画展,希望帮助当



乌迪内市文化专员恩里克·比查(Enrico Pizza,左),乌迪内省长皮艾罗·风塔尼尼(Pietro Fontanini,右)

地民众了解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以及过去13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残酷迫害真相。画展将持续到3月底。

风塔尼尼省长是这次画展的主要支持者,当他知道了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情况后,感到非常地震惊。他感谢当地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真相,并且赞扬了法轮功学员为揭露迫害所做的努力。

参观画展的观众都被画作及其背后的真实故事所打动。一位先生表示:“这些画作本身就在传递着信息,触动人心深处的东西。这些画传递着光明和快乐。”◇

以色列青年：困惑多年的找寻终有解

【明慧网】“就在我看到法轮功学员炼功的场景，我感受到身体内一阵热流。我已经多年没有这种温暖的感觉了。我立即明白，我终于找到了，我找到了回家的路。”这是来自以色列的欧哈德（Ohad）2006 年第一次来到法轮功炼功点的感受。

对欧哈德而言，这种温暖的感受是一份意外的收获。那时二十八岁的他，是一位网络搜索引擎的技术顾问。他想了解法轮功，并走入炼功点的初衷，是希望能够改善他的睡眠障碍症。

当时，他已经被一种莫名的疲倦困扰了五年。虽然看上去身体很正常，可是无论他睡多长的时间，还是觉得劳累。医生告诉他，这是一种睡眠障碍症，目前没有真正的治疗方法，建议他动手术，在脸上装一个催眠装置，依靠这个装置来控制睡眠。

欧哈德不想动这样的手术，就在互联网上搜寻有关自己症状的信息。在英文版的明慧网上，他读到了一位



图：欧哈德在炼法轮功功法

美国人修炼法轮功的体会。这位美国人试过各种治疗方法，他唯一能达到的效果仅仅是让自己的病情不再恶化。但是在修炼法轮功的很短时间内，这些病症就全部消失了。

欧哈德非常惊讶，他想自己也得试试。他在网上查到了自己住所附近就有炼功点。从炼功点回来后，欧哈德购买并阅读了《法轮功》，他说：“读书、炼功一周后，我的生活从此改变了。”

炼功两周后，欧哈德按照以前就

预约好的时间，去睡眠实验室进行了一次健康检查。他说：“那时，我感到精力非常非常充沛，每天我都炼功，读《转法轮》。”

检查结束后，医生惊讶地表示：“一切都很好。我无法理解。”

欧哈德给她看了五年前的身体检查报告。医生看着新旧两份检查报告的结果，难以相信和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检查报告显示，以前欧哈德患有睡眠障碍，但是现在和正常人一样了。

身为犹太人，他一直生活在宗教气氛浓郁的环境中，但在修炼法轮功前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的信仰，寻寻觅觅，困惑多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真地相信了神的存在，相信善恶有报。我开始友善地对待别人。而且在法轮功修炼中，我可以在世俗中，不用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只需每天努力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就可以遵循最正的价值观念，成为真诚的信仰者。”◇

多年不孕的女儿怀孕了

【明慧网】我的女儿相比三个儿子娇贵些，那脾气有时也很执拗。她三十多岁了还没怀孕。女婿看了《转法轮》后，对我说：“妈，这法轮功是真好，我也要修炼了。”以后三个月，女儿对我说她肚子沉得厉害。我让她到医院去看。医生检查了老半天，沉吟着说：看样子是怀孕的症状，胎胞也有那么大，可是这三个多月了怎么看不到婴儿呢？说流产了吧也不象。还是再观察观察吧。

女儿回家说起医生的检查，我就说：那是怀孕了，啥原因还是你自己的原因，叫你退团退到现在也不退，退了就什么都好了。女儿说：“你怎么啥都往‘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上联。共产党是不好，这个党叫我入我也不入。可是这团员都几十年的事了，早忘了，谁把它当回事？”我说：“你不把它当回事，可你当时宣誓为恶党奋斗，那誓言是要起作用的。”她说那时的宣誓不都是闹着玩

的？说完就回屋休息去了。我随她到卧室说：“妈的话你也不听，我只好走了，我不愿意看我的女儿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还要流产。”说完我就走出来给三儿子打电话，让他给我买回家的车票。

三儿媳问明白了情况，对我说：“妈你在这坐会儿，我去说她。”三儿媳对女儿说：“妈的话你都不听你听谁的？你看咱妈这身体多好，咱们一块爬山，谁赶得上她。都六、七十岁的人了，要不是修炼法轮功，妈能这样吗？妈叫你退个团就那么难？咱以前入团不都是被骗的吗？退出来多好，说明咱不再受共产党的骗了，也了了妈的心愿。”女儿也是心疼我，就说：“要那么着，就叫妈给我退了吧。”

晚上我就做了个梦，梦见一个男人急急忙忙往我家赶，我一见他就说：你怎么才来？他说：我这不就来了吗？早上我对女儿说：“你检查去



吧，一切正常。”女儿将信将疑，就上医院去检查。那大夫一检查就说：“这怎么可能？这才几天，怎么凭空就有了一个孩子？你家人有信神佛的？”女儿说：“不只是信，我妈就是修佛的，她炼法轮功。”

女儿回到家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再也不和我犟了，从此有事没事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张福英生前揭露深圳西丽洗脑班的罪恶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按：张福英于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八日被迫害致死，在整理遗物时发现她于二零零六年撰写的一份揭露西丽洗脑班迫害的手稿，在此整理出来，曝光西丽洗脑班的罪行。此次被西丽洗脑班迫害的详情还有待查证。

揭露深圳西丽洗脑班的罪恶

文 / 张福英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日，深圳 610 办公室（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以深圳福田街道办公室的名义，打电话找我。是家人接的电话，电话里头问我在不在家。第二天上午当地片警就到我家，李笑杰（原景田派出所副所长）、陈春风（原莲花街道办事处主任）等男女十个人先后来我家。就在卧室里翻东西，他们往外推我，后来索性把我背上汽车上，车一直开到西丽洗脑班。

两天后就有“帮教”（曾经学过法轮功，后因恶人各种手段“转化”从而放弃信仰，并帮助恶人“转化”其他坚定的大法弟子的人）在那里给我做“转化”，气焰非常嚣张，第二天我身体上出现严重的问题，一个多月后，洗脑班的恶人不管我身体如何，把我弄到一个专门“转化”的房间里，开始有计划、有步骤的“转化”。没有几天，他们便急不可耐的拿出事先打印好的“决裂书”（即放弃修炼，与大法决裂的保证书），她们拿着我的手签名，我不从，极力挣脱，后来他们未搞成。他们还不死心，又拿来印油，拽着我的手按手印，我坚定不移，他们后来未搞成。

从我拒绝签字的那天起，我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后就被逼着看诋毁大法的录像，到了上班后就是帮教来搞，连吃饭时间都是在放那种录像，一直到夜里十二点才能回去睡觉。他们开始所谓的“攻坚”（即是以各种高压心理战术和体罚手段逼迫人放弃信仰），弄来曾在洗脑班被“转化”洗脑的学员，如李艳、叶会荣等，不断增加人手，有一天增加到十人搞起车轮战术，他们排了几个班，晚上不让我睡觉。恶人什么办法

都用，挨骂、被损那是家常便饭。

一个多月以后，“帮教”张全浩还在向我鼓噪“自焚”谎言，我想才不上他们的当呢！在中共邪党这里一切都是骗人的把戏，国际社会早就调查出来了，我就信明慧网。没过几天，他们往我喝的水里放药。当时我一喝觉的味道不对，就不喝倒了。为此恶人还凶我。我也不知是什么药，大概是想叫我糊涂吧，损害神经一类的药物吧。为此我至少半个月趁他们不知道时喝厕所里的自来水。

一天科长曲绍德对着我的脸、耳朵一遍接着一遍的说法轮大法是×教，极尽侮辱之词。有一次周怀春校长发狂的指责我，颠倒黑白说我是“踩着七千万共产党员的鲜血在追求圆满”。我说我不闻政治，是恶党发起这场必定失败的迫害，我讲清真相是在救他们。

这一切都不得逞，他们又换了一个“帮教”，听说是做了多年帮教的老手。一次我家属来探望，受不了恶人强加的心理压力，把水果刀放到手腕上说是要割脉自杀，我说那是你自己干的，不能怪罪给我，而且我们都是被冤枉的，他听后就没割。帮教乘机说：“你家人要从这栏杆上跳下去，你也不会管的。”帮教丁玉娟假惺惺的说，你家人脾气真好，对你挺不错。事实上，恶人就是想利用家人对我的不理解，同时引诱家人用自残、自杀等行为方式胁迫我放弃信仰，而对外宣传则是法轮功学员不顾家，不珍惜生命。而不明真相的人怎么知道，是恶党发动这场无理的迫害拆散千万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

最后这次，恶人们屋里只留两把椅子，没有我坐的，保安队长说，不行的话把她铐在窗子上，恶人又不让我睡觉。有一次，帮教王宏发打我头、扯我耳朵、抓我头发、踢我脚，帮教黄小燕用笔划我，帮教李海莲威胁说：“你能熬过这三天，你就算过去了。”这里不断制造恐怖气氛，为的就是从意志上彻底击垮大法弟子。

西丽洗脑班是邪恶的黑窝，帮教田歌正把师父的名字写在大白纸上，

放在地下用脚恶狠狠的踩，嘴里还说我看他报应。有帮教把师父的法像硬塞让我们坐着，放在椅子上或者地上（因为我们有时坐在地上），不断的侮辱大法，侮辱我们。帮教徐英，七十来岁，老谋深算，很多恶毒的坏点子都是他出的。

我被帮教弄得身心疲惫，将近半年后的一天，帮教偷偷把所谓的“保证书”放在书桌里，六一零的人说让我看看，让我签字。那时我已经被折腾得不太清醒，糊里糊涂间就签了字，签完后他们又拿来“决裂书”给我签。签完后的第三天，我意识到自己是违心签的字，我声明作废。他们极力掩盖不承认，这期间邪恶的 610 又安排了所谓的课程，目的是灌输邪恶的东西和洗脑，过程中我感觉自己快崩溃了，那种恐怖高压下简直无法冷静思考。我签字以后，他们照样安排洗脑和恶毒的“考验”，比如叫我到未“转化”学员那做工作，让我劝他们放弃信仰。还教我出去后见到未“转化”的学员要说些什么，并叫我做模拟表演。还说如果有法轮功学员给我打电话，不要理他们，甚至应该“转化”他们，并向 610 汇报等等。在我出来的前几天，他们还对我进行非法抄家，搜走一切与大法有关的书籍与物品。

这个邪恶的洗脑班，不但采取各种手段让我身心俱伤，而且还变着法子迫害我的家人，给他们洗脑，灌输假恶丑的东西，甚至将诬蔑大法的书给他们看，煽动他们仇恨大法。出来那天，在恶人的操纵与颠倒是非的花言巧语下，不明真相的家人给洗脑班送了锦旗和感谢信，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那里受到的是怎样非人的折磨，那种被人强烈歧视的耻辱，以及身体上的损害。从洗脑班出来后，我的日子依然不得安宁，街道办、关爱协会以及各级 610 人员多次来家骚扰，比如福田区 610 的刘平和钟某都来过我家，所谓的“谈话”“了解情况”，这对我家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明慧网】现在的人们，一提到“神”“佛”，就会轻蔑地称之为“迷信”，其实，“神”“佛”是真实不虚的存在。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作“神州”，我国的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对大自然的了解太少，出于对自然的恐惧和崇拜而产生的一种认识。那么，西方的那些科学家们是如何看待神的呢？

400 年前，当天文学家伽利略通过望远镜发现了太阳黑子、木星的卫星和月亮上的山脉后，欣喜若狂地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我惊呆了，我无限感谢上帝，让我想方设法发现这样伟大的、多少世纪都不清楚的事迹。

200 多年前，经典力学大师、大科学家牛顿曾接待一位固执的无神论者，请他观赏自制的太阳系星体运行仪，客人惊叹于其运行之精确，问道：“谁制造，怎么制造的？”牛顿幽默地说：“自发地随机产生的。”无神论者以为这不可能，牛顿反问道：“既然你认为小小星运仪都不可能自发地、随机地、偶然产生，为什么坚持认为这庞大的宇宙及一切是随机、偶然地产生的呢？”

上个世纪站在现代科学顶峰的爱因斯坦曾接受记者访问，请他谈对

神就在我们身边



神是否存在的看法。爱因斯坦看着桌上的糖果、饼干、咖啡杯，对记者发问：“记者先生，您知道是谁将咖啡等物安放在此处的？”记者回答：“当然是阁下。”爱因斯坦接着便说：“小到咖啡杯等物，尚且需要一种力量来安排；那么请想想：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星球按照某一轨道运行，此种安排运行的力量就是神！”“也许阁下会说：‘我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到过神，那么我如何相信神的存在呢？’是的，您具备了五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但这五种感官是有限度的，例如声音，只有在 20 赫兹到 20000 赫兹范围内的波长，

人才能听到……”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被雕刻在大理石上，现存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馆中：“神深奥难明，但他决无恶意。”他主张一种观点，即：“的确有一个外在而客观的实体存在，我想去捕捉，但不可能用直接的方式、或做实验、或推理得着，也无法绝对有把握获得，然而直觉却想要去领悟、探入，这种直觉是由于我们经验到事实的整体而引发的。”

爱因斯坦说：“我对神的信仰使我毕生获益良多，使我在科研中，即使遇到重大难题，也不失望，因为我想，‘答案必会找到，神确系难测，但总不欺人’。‘你很难在造詣较深的科学家中找到一位没有宗教感情的人’。‘人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意味着要有宗教信仰。’”

总有人会说，不管怎么说，我看见我才信，看不见的我就不信。其实，人类的感官是很有限的，我们的身边充满了各种频率的电磁波，我们不知道；空气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必需的和有害的物质，我们不知道；甚至于在地震、海啸发生之前，动物都有预感，而人却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我们未知的东西，我们有什么根据就坚称“神”不存在呢？◇

英国观众长了“见识”

【明慧网】中共对天安门广场的管制远远超出世人的想象。2013 年 3 月 15 日，英国“天空电视”的记者马克·斯通（Mark Stone）与远在伦敦的“天空新闻”的主播连线进行现场直播时，因为他提到了 1989 年的六四学潮，被中共警察强行制止。马克·斯通明确表示自己有天安门摄像的许可证，可是中共警察不听这些，强制他与摄影师上了警车。

中共警察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正在进行直播，也就是说，英国民众通过电视看到中共警察野蛮执法的过程，由此见识了中共警察的执法犯法以及严格的新闻审查与控制。就是对中国民众来讲，他们在没有认识到中共对新闻的审查时，也算是开了眼界。

其实中共早有内部规定：记者到

天安门采访，都要事先申请。没有许可证，当时就会被轰走。当然也有例外，就是中共特意设置好了需要报道的内容，然后安排记者采访。这样调派来的记者与摄影师，不但不需要许可证，警察还得全方位地配合呢。

例如，2001 年中共炮制的用来栽赃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中，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自焚者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显然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至少有两台摄像机拍摄了自焚现场，一台从高处拍摄，一台是近距离特写拍摄。

面对国际社会对“自焚”中各种特写镜头的质疑，中共政府声称录像是美国 CNN 拍的。但 CNN 国际部负责



图：央视“自焚”录像中，被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对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人立即予以否认——因为从事情的一开始，CNN 记者的摄影设备就被警察监控起来、没收了，受到和英国“天空电视”的记者一样的遭遇。

中共关于天安门自焚报道的拍摄，只能由中共特派的摄像师拍摄，而且是预先就安排的。◇